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權衡卷一

宋 劉敞 撰

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于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然為左氏者皆恥之因共護曰丘明受經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

嘗授經于丘明丘明未嘗受經于仲尼也然丘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説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襃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學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敎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未盡也茍唯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其餘皆因而不

改則何貴于聖人之作春秋也而傳又何以云非聖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盡得聖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没而不説而杜氏患苦左傳有不傳春秋之名因為作説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爾覩丘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隱公之初始入春秋丘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删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又曰春秋何以

始乎魯隱公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非也魯惠公亦即位在周平王之初何不始于惠公乎又曰魯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非也如左氏所説則隱賤桓貴桓貴當立而隱不能奉之以立而已簒其位雖為讓言誰知其心哉此桓公所以疑而殺之乃非弑君也閔公即位甫二歲哀公即位甫四歲不聞當時庶兄孽子敢代之治者雖不代之治二君亦君矣假令有庶兄孽子代之治春秋又可許其讓乎且隱公以謂己不代桓公治則魯國

不存乎襄公無代治者何故魯不亡也若魯之存不待隱公者則隱公之攝吾見其篡不見其讓且讓非隱所得名也所謂讓者謂其推己之有以與人也不謂其奪人之有以與人也能知吾言者可與言春秋矣或曰周公亦攝吾曰周公之攝成王使之也且隱公周公也哉其攝也

隱公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而仲子

為夫人生桓公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如傳所言者明隱長而卑桓幼而貴也隱公立而奉之者明隱為桓立也即元年傳所云攝也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明隱本不當立故攝位以待桓壯也又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太子少太子則桓矣今杜氏注云繼室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立桓為太子非也若隱本當立則傳應云不書即位讓也不應乃云攝也未有當其位而云攝者也未有攝其

位而云讓者也知攝讓之名所為施則知隱公之當立與不當立矣且若隱公本當立則羽父無緣請殺桓公也推羽父所以請殺桓者蓋見隱公本不當立今久攝不遷疑隱公欲遂有之也使隱公本當立者則羽父必能知桓公之已絕望何故求殺之哉且桓公之母為夫人隱公之母為妾妾主不同貴賤可知矣然此傳言桓隱貴賤自未足信而杜氏于其中又錯貴賤之分何為未足信乎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

其位而據之者也于王法所不得爲于王法所不得爲則桓之弑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絶之今以其深絶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何謂錯貴賤之分乎吾既言之于前矣蓋注與傳違傳與經違非深知春秋之情者不能考也

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氏曰周王之正月也杜氏所說非也周之諸侯即用周歷春秋豈嫌魯不用周歷加王以明之哉且傳乃云王周正月不云周王

正月使傳云周王正月者可云傳過非杜氏過今傳云王周正月此傳不過杜氏過也何以言之邪傳先王而後周明王在周外也王在周外非時王省矣杜氏豈唯異于經哉又異于傳

不書即位傳曰攝也杜氏云公不行即位之禮故史不書非也尋傳此文諸云不書者似指仲尼作春秋不書之意耳故隱公曰攝莊公曰文姜出閔公曰亂僖公曰公出復入然此未得仲尼之意也左氏見春秋闕此數

君即位故以己意推而解之耳杜氏既嫌其乖異難通因說云此四君者但朝廟告朔而不即位豈實論哉若以國家擾亂不遑行禮邪則豈獨不得即位而已亦無暇朝廟告朔矣朝廟告朔亦何異于即位即位亦何異于朝廟告朔朝廟告朔同見百官豈獨朝廟告朔則暇行之即位見百官則不暇行之此殊不足信也且杜氏未曉傳文傳曰不書即位者固言仲尼不書也若云隱莊初不即位傳當但云公不即位攝也公不即位文姜

出故也不當云不書即位不稱即位也且杜氏注定無正月曰公未即位也此言公即位則得書正月公未即位則不得書正月也若公即位則得書正月未即位則不得書正月則隱公等初年不即位何故反書正月此自相伐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非也諸侯本不得妄盟盟亦何善哉乃虞見貶何貴之有丘明未嘗受經見儀父稱字心固怪之又頗聞

仲尼立素王之法遂承其虚説不復推本道理直曰貴之云且是事也三傳皆曰貴儀父故字之唯公羊以春秋當新王故其説似有理者而亦終不可通至於左氏穀梁乃未有可貴之道也又曰公即位而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然則繼好息民更是魯善也邾不當褒矣又是後與桓公盟亦稱儀父又何善邪

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段出奔共不言出奔難之也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國則鄭伯有伐弟之惡無殺弟之惡

春秋但當云鄭伯伐段于鄢即解云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乃可爾何有改伐爲克哉傳例又曰得儁曰克若太叔奔共是不得儁也何以書克邪此年十月傳曰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公孫滑爲是段子父子宜相從今以傳數見段子不見段身也蓋段見殺之後其子出奔左氏所據注記誤云段身出奔爾又云如二君故曰克春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據而以爲二君言克邪傳曰不言

出奔難之也此語無乃非左氏之例而自疾病乎如此是春秋之作删除者多矣左氏何獨解此一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閒遂黙不言而皆以為史闕文從赴告因舊史不赴告乎且此事也如左氏之說史策乃本有段出奔共而仲尼除之者也則鄭伯公子五爭晉文公不言出入之類亦為仲尼有所避匿而揹之矣何不一一解之曰為此不書乎為此不書乎若彼不書者為史策所無也安知此共叔出奔非史策所無者而必云仲尼

除之乎觀此一節似左氏亦以春秋為據百二十國寳書作者

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非也莊公旣自悔其與母誓矣考叔已聞其心若此矣考叔當明言于君曰君之誓母不孝也鬼神所惡也雖有醜誓鬼神弗聽也君不如迎母反之此所謂遷善從義君子之道鬼神所福也彼莊公聞若言必欣然不辭何者彼悔誓其母又恥自發之左右莫能導其君者故至于此使考叔能為此言莊公

何遽不從而晦昧致詵茍公不怪其舍肉事未可知也又闕地作隧自云黄泉上之不足誑鬼下之不足誣人内之不足欺心而徒敎其君恥過作非此孟子所謂又從而為之辭者也何謂純孝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非也此以宰為宰周公之宰咺為天子大夫之名怪其以名配宰妄云子氏未薨欲以就其貶咺之説耳按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以桓公為太子事相發也今

天王歸賵史記其事應曰惠公及夫人子氏之賵何故但言仲子不稱夫人乎杜云婦人無謚故以字配氏審如杜説天王則生賵人之母魯之羣臣亦生謚君夫人也且周德雖衰不應生歸人賵觀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何異而皆以謂兩人此不知妾母繫子之義而虛説不信也

公子益師卒左氏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公孫敖叔孫婼公孫嬰齊皆爲公預小斂乎何以得書日大

凡春秋所據者史也史之所記非聖人也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以考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假令益師卒時公實預小斂或史誤不書日或年久闕脱仲尼寧得虛增甲子乎若魯國史官世世皆賢人皆知仲尼將修春秋以日月之例見君臣厚薄故每記卿大夫之卒謹守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為意家自為法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由此也安可於數百歲之後信其此文以襃貶人君乎為左氏者既自云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不必改也今大夫卒或曰或不日亦詳略之一端矣何以必其皆詳邪學者當如何解此吾欲聞之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杜氏曰無駭未賜族故不書氏八年傳曰無駭卒羽父請氏皆非也公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乃常禮也若此無駭者繼公孫者也則其賜氏久矣豈及其死而未賜氏乎如其公孫也則公孫乃其氏矣又何賜乎若以謂公子公孫亦必賜然後稱也是下達于禮矣夫禮所以賜

氏者非以為榮也乃以為公孫之子其族無稱也其族無稱故請之于君賜之氏而後稱之也則族者固公子公孫之類也公子公孫不待賜而稱之也以親屬為氏也公孫之子必待賜而立氏者公孫不敢以親屬為氏也所謂繼大宗者也柰何以公子公孫為賜族哉然則無駭之下氏非以其未賜族也

紀裂繻來逆女杜氏曰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非也如此苟一史足

為春秋何待仲尼哉且婚禮不稱主人公羊説耳吾於公羊既言之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傳曰魯故也杜氏曰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和解之故子帛為魯結好也比之内大夫序於莒子之上又稱字以嘉之非也若紀侯使子帛平二國之怨則善在紀侯不在子帛子帛不當擅君善也又云比之内大夫若比之内大夫當曰紀子帛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

夫人子氏薨左氏曰桓母也審如此桓未君其母稱夫人是仲子稱夫人久矣桓公為太子必矣杜氏何以云隱當嗣立追成父志以立桓邪此明杜氏誤解傳傳又誤解經也何以實之如杜之說則隱公誠讓國於桓如傳之說則隱公為攝桓之國推此二者但非是然杜氏近之然桓母亦非夫人也

三年庚戌天王崩左氏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

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徵臣子之過也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崩則天下皆謂眞以庚戌崩也此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僞者乎且於春秋何以見乎王非庚戌崩乎

君氏卒左氏曰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皆非也妾母不得稱夫人自常禮也假令實爲聲子雖不稱夫人猶應比定十五年姒氏卒及葬姒氏之例書之何忽稱君氏又

不葬乎又曰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春秋以昭公娶吳故諱其姓謂之孟子則諱姓者避同姓也今聲子非魯同姓諱姓無義也杜氏云不書姓避正夫人亦非也若書子氏卒非正夫人亦明矣又何避乎又曰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曰君氏亦非也哀公未即位姒氏卒猶得書隱公見為君子氏卒無不得書書之何謂特書乎且所謂君氏者又不足以效其為君母也若曰君母氏乃可矣直云君氏未可謂之君母

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傳不解武氏子但云王未葬似傳本但說爾時王未葬故求賻也若強通之可益云求賻非禮也至於稱武氏子聖人之意甚微而左氏不言此明左氏未嘗受經於仲尼而自以己意作傳者杜氏之注是取公羊義牽合此傳爲傳飾其短闕耳

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按春秋乃惡相伐者況伐人喪乎伐人喪尚惡之況伐天子乎今

不獨伐天子又伐其喪也則春秋何以無貶鄭文邪左丘明魯之太史也鄭氏事若不赴告魯左丘明無由知之茍赴告魯則必書於策茍書於策則春秋必當有之今春秋無此是不書於策也不書於策則丘明何從見此邪非傳聞道聽者乎學者莫如信春秋則外物不能惑矣春秋云甲傳云乙傳雖可信勿信也孰信哉信春秋而已矣

又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非也王欲

分政虢公何以不可而鄭伯怨王此鄭之過一王以子
狐質鄭鄭當辭曰君臣無質而遂以子忽質周比周於
諸侯此鄭之罪二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實未畀也鄭
當送往事居以待天命而遂伐王之喪此鄭之罪三鄭
有三罪不患無辭貶之而君子但惡信不由中使周與
鄭儕此為縱鄭之惡急周之信孟子所謂人紾其兄之
臂教之徐徐云爾者也
又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非也宣公

知人之狀何如哉知其必反國於己子邪則是挾詐而讓也知其賢足以任國為君邪則穆公竟不能止後嗣之亂若但以穆公令能反國因曰知人則堯讓舜舜不讓丹朱舜讓禹禹不讓商均堯舜反為不知人也且吾論之自古讓者多安者少宋穆公讓魯隱公讓吳三王讓燕子噲讓後皆大亂宋襄公欲讓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欲讓去疾去疾不聽楚昭王欲讓公子閭公子閭不聽後皆無亂使此三子從而利之亦皆亂矣然彼三

子又非惡為君也讓不得聖人不止非聖人亦不可嘗讓于人也故堯讓舜舜讓禹太伯讓文王而天下國家安之彼所謂知人也若旦得讓名暮得讓禍此乃讓非其人不知人之甚者何謂知人哉

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用兵公弗禁石碏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石碏之意則是石碏之言則非使君聽石碏而立州吁又當大亂亂之作是石碏教之也石碏何義以免此責乎則不

若謂君曰先王有禮長幼有序君必黜州吁以杜亂君之愛州吁乃可謂愛矣君聽州吁好兵以陵太子百歲之後州吁必為亂國人必討之君雖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愛州吁乃害之也如此則可然左氏亦不須此四句自足為義無用述之以誤後世也

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按州吁公子也不書公子杜作釋例以謂從赴辭也非也左氏稱族舍族亦自有義豈得但云從赴哉此明仲尼作春秋雖據舊史其稱族舍

族皆出于聖人之手左氏本不受經故畧自以己意推之如翬溺崔氏之比則因著爲説如州吁之類不稱族者不知何故則闕而弗論而杜氏則以爲茍從赴而已如賨從赴傳所云翬溺皆虚辭也如皆有義不得云從赴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氏云二國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遇故曰遇也非也如二國各簡其禮此端爲會也非遇也遇者正謂相逢耳若遇爲會見之名故當如會例書

云公遇宋公于清不得云及宋公遇也且遇者相遇無疑矣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彼豈各簡其禮者邪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羽父請師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非也翬溺為貶無駭為未賜族皆恠春秋有書氏不書氏之意而不得其説因以己意推言之爾如傳無説則翬溺可以無駭言之無駭可以翬溺言之如此則春秋不足獨任將反求決是非于傳也且翬之固請有異於元年公子豫

之遂行乎豫不書於經舉書而不氏賞罰頗矣何以為

春秋

衛人殺州吁于濮杜氏云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

十六年今按成十六年傳曰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杜據此文是以每云諸簒弒之人已嘗會諸侯則無

咎矣不亦甚哉若世太平也教化未壞天下必無弒君

親者及王道既衰諸侯力征而臣弒君子弒父列國擅

盟會於此之際會豈難致哉楚貪一裘一馬囚兩國君

鄭以鞶鑑王爵怨王而叛之彼固無忌憚也若弑逆之人入褱馬以市楚分王爵以賂鄭推楚鄭之意將欣然願會此豈王法哉以此說經恐倍於經以此解傳恐違于傳何以知之邪傳曰廩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然則列于諸侯之會未可也

五年考仲子之宫杜氏云仲子桓母也惠公欲以爲夫人而諸侯無二嫡故隱公成父之志別立宫也非也若仲子實桓母又非夫人則不當立別宫春秋應與立煬

宮武宮等書立宮以見譏不當委避云考宮也春秋所貴者禮而已矣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令惠公無令隱公遂為成之此去孝遠矣春秋何以反不譏邪且誠若傳所言仲子為桓之母桓母夫人也其薨亦稱夫人矣今何故不曰考夫人仲子宮邪

初獻六羽左氏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注云先時僭用八佾故今復古非也左氏云王命諸侯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均於六佾無乃同之乎推傳此言是衆父之言誤傳因具記之見失禮耳非美之也何以明之經言初獻者乃譏始僭也猶初稅畝矣若非始僭者經不言初也又杜氏云是後季氏舞八佾則知唯仲子廟用六佾若如所言經又不當言初言初者是魯有國已來至今始作此事爾不然一切復古皆用六佾猶可言初也若但據一廟又非創始不可謂初也蓋魯隱以前未嘗舞六佾於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

當下羣公疑於所舞故問衆仲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致使魯僭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其初也此後所以又僭八佾也且吾論衆仲之誤無疑矣仲云士二佾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計衆仲之博學親師未如

宰我之於仲尼史佚之於周公也宰我對社仲尼非之史佚葬殤周公非之衆仲之誤魯使僭無疑也以謂不然則春秋書之意不可解令欲成杜氏説邪欲從春秋邪必有春秋必無杜氏必有杜氏必無春秋

六年鄭人來渝平左氏曰更成也杜氏曰渝變也若如左氏杜氏之説經但當云及鄭平或云暨鄭平或云鄭人來平或云鄭人請平則足矣不得言渝渝以變爲義則是變其舊平非新爲平也明此渝平當云輸平二傳

亦云輸平蓋是字誤

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作秋杜氏云秋取冬來告也非也

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而書至其日月猶當依先後次序

假令宋鄭同用二月出師宋則即時來告鄭則逾時來

告所告雖遲其告之言猶曰二月也國史豈得但據告

時編之於夏乎必若所云豈唯大泯亂事實哉亦顛倒

天時矣然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明作書雜取

當時諸侯史策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

外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

傳云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此虚語也若其有之經無緣不書也杜氏以謂稱京師告饑則非王命故不書非也告饑雖不書歸粟猶應書也必以謂非虚語者則是雖來告糴而魯不肯歸粟且以請糴于諸侯給周故春秋諱之也不然無緣不書也若曰稱京師則非王命彼傳云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者指誰言之哉

春秋權衡卷一

春秋權衡卷二

宋　劉敞　撰

七年叔姬歸于紀杜氏云伯姬之娣待年者也非也春秋不言內女爲媵於諸侯者以媵卑不足言也叔姬何以得書邪苟云史之記事有詳有略又何以爲春秋

滕侯卒左氏云不書名未同盟也非也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而左氏又云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若實從例則不當從赴若實從赴

則無用設例今進不必從赴退不必從例徒用是紛紛也且吾論同盟諸侯卒不必書名何者欲以名别同盟邪則同盟已見于經不必書名乃知之也然必欲謂同盟乃書名者似見春秋諸侯盟會多欲因此推言之爾禮云諸侯不生名生名不可死名乃常也唯天子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赴于諸侯無不名其不名是有僭君之心非謂不同盟故略之也大凡天下有道王廵狩四岳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伯州牧朝於天子以聽

天子黜陟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一州諸侯共事州牧死則相哀患則相䘏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同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云同盟則赴以名蓋緣此也言同盟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氏云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非也若謂鳴鐘鼓則得云伐苟戎不鳴鐘鼓則可云戎侵凡伯乎侵伐雖以鐘鼓為辨要當施之國邑非施

之一夫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杜氏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非也苟取不氏者以未賜族說之耳人誰知之翬溺則以爲貶柔挾則以爲未賜族僑如及遂則以爲尊夫人宋督宋萬之比則以爲從赴人豈能知之乎

我入祊杜氏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非也經云入祊者既入之矣又何未肯受而有之乎若魯未肯受祊經書其入是仲尼誣君之惡也原

杜氏之意蓋見桓元年傳云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人歸祊者鄭自欲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許田者桓公以許田與鄭眞易璧玉也傳乃并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而不顧隱八年已有我入祊之文且許田者魯本受封之地詩云居常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于秦築臺于薛豈眞近秦近薛哉傳見許國近鄭不悟魯是地名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之田故以祊易許混合兩事并

爲一說而杜氏遂倍經信傳扶成其僞可謂有功于左氏矣未可謂知經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氏云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今按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然則傳例以卑不會尊杜意反謂卑可以會尊也公侯之卿不可當公侯子男之微者而當公侯乎且卿不會公侯非爲嫌也爲其不敵也卿可以會伯子男非爲不嫌也爲其足相

敵也若以微故不嫌敵者卿不嫌于公侯而嫌于伯子男不可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也

無駭卒傳曰羽父請族公命爲展氏杜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駭眞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其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曾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必公孫之

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所氏也故曰不明於禮矣

九年大雨震電傳曰大雨霖以震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氏云此傳解經書霖而經無霖字經誤也非也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傳不解經經反誤哉然丘明不宜革電爲霖蓋其所據簡策錯誤不能決之於經直因循舊記而已杜氏遂專謂經誤黨於左氏至如此不已惑乎且左氏之言未必可信也三日之雨豈非常者乎

此固經所未嘗書者若以雨三日已往而必書之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者一而已是豈足信也庚辰大雨雪左氏云平地尺爲大雪亦非也按左氏諸言凡者皆史書之舊章然則此大雨霖大雨雪亦皆舊章常例所必書者也則春秋固應書此二者宜甚多矣何以言之三日雨平地尺雪皆非可怪者也曷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此而一哉用此推之左氏凡例亦不必皆史書之舊也乃丘明推己意以解經爲凡爾其合

於道者則周公之典又仲尼所取也其考之不合於經如此類者則其臆議而復斷之加凡於其首云爾非周公之典仲尼本意也

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推驗此文及其前後知宋之怨公不獨以不救入郛也何者宋魯相睦而同怨鄭鄭伯伐宋宋人請救而使者失辭故公不肯救宋明年則鄭人來輸平此必鄭伯知公與宋有隙也

鄭雖輸平公亦未許又因爲宋伐邾則未知公欲結宋邪欲市於鄭也而宋尚銜之故明年鄭遂致其祊田公因受之許其爲平自然宋人怨公與鄭和而不告命也宋之怨公不以入郛明矣其端自入郛起則誠有之然此傳事爾吾聊明之

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氏云癸丑盟於鄧爲師期按經無盟鄧之文杜氏以謂告會不告盟非也國史所記皆時君政事政事既行則皆書之豈待告廟乃書

哉唯公行而還告廟則致不告廟則不致此乃君有境外之事歸當告致也不謂政事大小一一告廟也公盟則書盟會則書會豈在告廟乃書乎明此本無盟鄧之事左氏所得記注横生此語而杜氏飾説之又據其癸丑謂經書二月誤傳書正月眞皆倍經任傳不可信者也

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杜氏云翬不待公命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非也按元年公子豫亦不待

公命帥師而出彼則都不書姓名此但去氏而已輕重頗矣非春秋意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此皆不實也經無會老桃之事又但書云敗宋師取郜取防曾不言鄭伯居間者豈得如傳言哉且如傳言春秋爲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也爲人臣子固如此邪傳又曰君子謂鄭莊公可謂正

矣不貪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雖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鄭何得專而有之專而裂之邪專而有之專而裂之不臣甚矣反謂之正乎周之末世人尤不知義哉其以此類爲正也此丘明不學於仲尼之蔽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左氏曰取三師焉非也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悉取之邪且三國伐戴爾不入戴也鄭伯圍戴爾何以能取三師邪假令三國已擊戴居之鄭來圍戴則三國亦各自去戴非其社稷所

寄也何爲共守此地邪是不足信然爲此說者蓋讀春秋而不曉其趣乃飾而說之耳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氏曰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皆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與之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邪異姓爲後固應謂朝天子時耳魯不當旅見二君又不當引天子自況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君子曰

鄭莊公於是乎有禮非也許若有罪鄭已破其國即當請王而立君許若無罪鄭固不當妄破其國妄逐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爲威福政不由王而制於己私其邊圉之固皆大罪也何謂知禮乎

傳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按謂之公子則非太子也因此觀之知左氏之意謂惠公不以隱爲太子而以桓爲太子隱攝桓位也而杜氏謂隱公追成父志以國讓桓蓋非左氏之意矣然其非左氏之意

乃實春秋意也

公薨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弒君欲

人不知之故歸罪寪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

邪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

不書葬之意

桓公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曰爲周公祊故也非也祊

自祊田許自許田以祊易許改云以璧易許乃是爲鄭

伯諱不爲魯公諱也且入祊久矣經有明文何故至此乃卒易祊田乎若實以祊易許則隱八年我入祊爲春秋增誣其君若實以祊易許强諱云璧假是又春秋諱鄭不諱魯實説祊者鄭所以平怨於魯也許者鄭見桓篡位利得其地以璧易之桓既不肖貪嗜寳貨又逼初立欲得鄭歡故聽其易也許則詩所謂居常與許蓋周公受封之地非謂近許也傳本誤謂許田者近許之田又見鄭許鄰國數相侵伐疑鄭欲求近許之田又見鄭

前入禘遂韋引傳致成此説爾不然無爲倍經害義也
故學者莫若信經莫若信義
秋大水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非也水之爲害何
必平原出之乎連雨不觧禾稼不成所在汎濫亦大水
也江河逆溢壞民廬舍亦大水也山岳崩圻泉源發洩
往往爲害亦大水也至於平原出水葢最鮮爾限此爲
凡亦非周公仲尼之意也
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杜氏云孔父稱

名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君故貶之非也仇牧荀息皆稱名春秋雖以字爲褒然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所謂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用杜氏之意者乃當名君字大夫顛倒人倫乎其不通經則亦已矣又誣彼三人以爲有罪不亦蔽惑甚乎

會于稷以成宋亂杜氏云成平也非也春秋有輸平又有暨齊平又有公及齊侯平莒及郯皆直稱平若春秋

欲諱受賂之惡言其平宋亂乃是矣今不曰平而曰成此豈平之謂乎且按傳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此則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也豈不明哉

杞侯來朝左氏曰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非也按公羊經紀侯來朝竊以謂當作紀不當作杞春秋雖亂世至於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氏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

三年春正月杜氏云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歷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歷不得其正耳非謂不班歷也何爲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者即不班歷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亦不書朔者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何哉故以桓十七年爲不班歷則與莊十八年不合且傳云官失之者是實班歷而有失耳非不班歷明矣由是觀之不書王者不爲歷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氏曰不盟也非也兩君相聚必有故矣雖復不盟猶應以會書之何忽謂之胥命乎且胥命善乎不善乎若善也不見所善兩君相聚而不盟何善也若不善也不見所不善兩君相聚而不盟何不善也然則胥命者固常會也何足異而書之哉

公子翬如齊逆女左氏曰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非也春秋非脩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何必脩先君之好乃稱公子哉若脩先君之好乃稱公子者翬帥師適

其宜矣無謂疾之去氏也

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氏曰父在故名非也武氏子來求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褒貶不旣明矣乎若糾擅攝父位自取冢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又宰咺歸賵小惡爾左氏以謂宰官咺名也以名配宰貶之甚者矣今糾乃自攝父位不待王命王官之宰其任豈小哉春秋貶之反輕於咺何邪杜氏曰渠氏伯糾名

此亦非也渠伯爵也糾名也凡說經者宜以逆順深淺爲義得其義是得聖人之意得聖人之意者雖有餘說勿聽可也不得其意則羣於衆說羣於衆說而逆順深淺失義之中是有功于衆說而非求合於聖人也故吾求合於聖人而不敢曲隨於衆說聖人之意可求也求在義而已矣

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云陳亂再赴非也陸淳論之矣

傳曰祝聃射王中肩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杜氏云傳言鄭志在茍免王討之非此言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其以解經哉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謂懼乎大雩傳曰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爾遇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且此下書螽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則其雩非失時者自爲旱故也又曰啓蟄而郊亦非也魯郊以周正周郊以夏正不專啟蟄而已

六年實來左氏云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非也州公如曹如知其國有難必不如曹矣假令度其國危而遂不復方其來朝猶是州公爾何得不言乎郕伯來奔實太子也徒君以諸侯逆之遂以郕伯書此親左氏義豈嘗顧郕太子不復其國奪其伯爵哉則州公既行朝禮矣何以獨不書朝夫公之與州公亢朝禮猶與郕太子亢諸侯禮也郕太子以公故故書郕伯州公豈不得以公故故書朝邪且郕伯不復其國州公亦不復

其國其不復其國也均而一與一奪焉可以信左氏之說非也

大閱左氏曰簡車乘也杜云葢以備鄭此以鄭事相接續爲說爾非必然也

蔡人殺陳佗杜氏云佗立踰年不稱爵者未會諸侯非也雖會諸侯庸得不討其篡乎吾已語於州吁之事矣

七年焚咸丘杜氏曰以火田也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又文稱焚咸丘咸丘乃邑也邑非田則不得

但謂火田也即實以火田春秋譏之者當如狩于郎狩于郜蒐于紅之例加于以繩之矣今乃云焚咸丘此其意豈譏火田而已者乎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曰名賤之也杜氏云僻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非也穀伯爵鄧侯爵侯伯之爵豈小哉且上杞侯來朝雖不敬猶不書名計杞之國又非大於鄧穀也彼何故不名且先王制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豈嘗惡其僻陋而賤之哉此非春秋之意

也又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杜云以春來夏乃行朝禮爲之蔽短非實矣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非也若其得禮文何以無天王使祭公乎先儒論天子親迎多矣或以謂王者無敵不當親迎或以謂在洽之陽造舟于渭即親迎之事然以禮言之王者不親迎非也謂造舟親迎此文王事紂時制不可通於天子矣然則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而天子之卿逆之父母之國

諸侯送之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也凡諸侯來朝天子猶駕而逆焉況於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哉其親迎不疑矣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杜氏云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二傳亦然皆非也紀季姜歸于京師爾何忽伸父母之尊乎彼齊侯送姜氏于讙則可言曰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當是時齊侯親送之故必去夫人以伸父母之尊今此紀侯不親送女無故伸父母之尊義不相符也

又三家所以云云者見其不稱氏而稱字耳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但言姜氏歸于京師則似别一姜氏故須冠紀以别之既冠紀以别之不得復云紀姜氏也婦人以字配氏乃其常例譬猶伯姬叔姬矣然齊侯送姜氏不言孟姜者孟姜即魯之夫人魯之臣子所不敢字也魯於季姜亦臣子耳何故字之魯雖臣子猶諸侯也有不純臣之義魯又主婚文復不可言紀姜氏故得書紀季姜也此聖人作經隨所深淺各盡其義而不相亂

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曰賔之以上卿禮也然則傳言魯之得禮非言曹也杜云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此周禮文也然則杜以曹世子爲得禮矣非也周禮稱繼子男者諸侯朝天子有時不得後其期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而往其位繼子男之後而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相朝本無時曹伯雖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是欲使其

子亢諸侯之禮審也何可謂之禮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氏曰我有辭也鄭人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非也經云衛侯傳云衛師自不同矣又主爲此戰者鄭人也鄭當先序以見其罪何故反推齊爲先乎雖欲明魯不失周班不虞反匿鄭人之惡也且魯之以周班後鄭乃在數年之前今此三國固顛倒班次而來矣順其事以書之足以見鄭人首惡不言侵伐而言來戰

足以明魯人有辭而反蔽慝鄭志非襃貶之旨也且鄭忽救齊之時經無魯人往齊者又明其妄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云不稱行人罪之也非也傳云誘祭仲而執之此乃非行人假令仲無罪猶不書行人也何足以效其襃貶哉

突歸于鄭杜氏云為宋所納故曰歸非也自祭仲君之爾若宋納之何不言納乎又曰不稱公子從告也亦非也諸侯之子未為大夫自不稱公子也稱公子皆已為

大夫貴者也又曰文連祭仲故不言鄭亦非也此下有鄭忽出奔衛文亦與祭仲相連何故獨言鄭乎

鄭忽出奔衛杜氏云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非也諸侯在喪於其封内三年稱子又一年不二君故逾年改元此通制耳豈有既葬稱爵者乎杜氏見春秋亂世諸侯既葬稱爵者多意以謂禮當若此矣獨不顧一年不二君逾年改元之義乎且苟以春秋諸侯既葬稱爵爲非失禮者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亦常常

有之寧復可信其爲禮哉又曰鄭人賤忽以名赴亦非也春秋之襃貶仲尼蓋自謂丘有罪焉豈專從赴而已假令實賢而不令之臣汚毁其君以赴諸侯春秋固亦從之邪且以義觀之忽正突不正而突簒忽二者孰爲可賤乎何以顛倒若此哉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氏曰宋無信也杜氏云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非也且上三國伐魯魯有辭故三國以獨戰爲文今尤宋無信反使魯以獨戰

爲文何哉向令不以獨戰爲文者可云及鄭師及宋人戰于宋乎又可云及鄭師伐宋宋人及我師戰乎要是魯鄭伐宋戰于其國宋人不出主名故文須先言伐後言戰耳此與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相類也所緣之端内外異故故如此爾豈苟欲尤宋哉且凡春秋盟會未嘗不惡也又非獨於此尤宋無信而已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

故以紀魯及齊與宋戰不書所戰後也杜氏云公後其地期而及其戰非也若宋鄭相怨鄭爲此戰者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之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沒會地而舉戰地今何故反沒戰地乎以例理推之前年我師及鄭人伐宋戰于宋地故宋人今歲來報怨也宋雖報怨齊實主之故齊序上也戰于宋時在其城下可得言戰于宋今亦戰于城下不可得言戰于魯故不舉地也豈鄭以紀魯戰者乎豈有魯

不及其會地者乎左氏又曰鄭人來脩好按魯鄭同好
未嘗有隙何故忽脩之是見明年會于曹因説此爾
十四年乙亥嘗左氏曰書不害也非也記災而書其不
害何益於敎乎火不害粟此亦物之不爲災者於例當
不書何故自書於上又自解釋於下乎苟令御廩災在
乙亥之後當不復見其不害矣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杜氏曰稱世子者逆以太
子之禮非也忽出奔時非君也又不言世子則讀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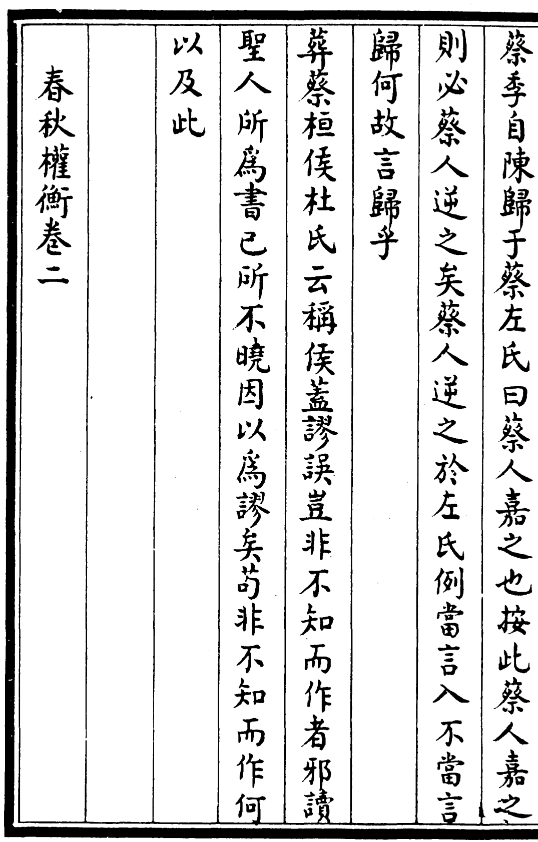
者未知忽之爲正歟突之爲正歟然而突稱鄭伯矣突之稱鄭伯非正也謂忽世子者所以見正也豈以其用太子之禮逆忽哉鄭人雖以太子之禮逆忽及忽之至豈不君忽乎其赴於諸侯故當謂忽歸爲君也豈曰忽歸爲太子也春秋欲貶忽者寧在其以太子之禮逆忽乎蓋不知而言之

郲人牟人葛人來朝杜氏云皆附庸世子也非也世子不當攝君朝凡春秋所書世子朝皆貶也應不没其名

十六年伐鄭按傳例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稱公會則不與謀者也而正月會于曹傳云謀伐鄭乃是與謀與謀而稱會何邪杜云魯諱納不正非也本說與謀與不與謀之例者欲以微文見褒貶也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者也而又反易事實以會爲及以及爲會則奚知本不設會及例邪春秋王法也非苟徇人之情而已如魯人自知其罪而諱避不言此固春秋所當正也何故緣其不肖之意與之比周掩匿邪

且魯人唯不知義故伐鄭豈復稍避與謀之名哉伐鄭故不恥也與謀何足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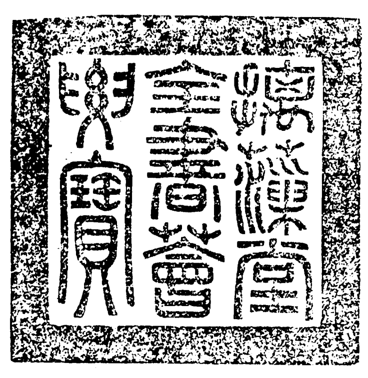
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按隱元年傳曰嘉之也彼時嘉之似云隱公初即位繼好息民耳今與桓公盟則亦何嘉若諸侯盟會每輒見褒是春秋不譏盟也何爲獨儀父受褒他國未嘗受褒乎明此不知春秋之意謬說之耳且鄧穀皆大國身自朝魯反以爲僻陋名而賤之邾附庸也亢魯而盟盟輒見褒何春秋之難曉若此



蔡季自陳歸于蔡左氏曰蔡人嘉之也按此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矣蔡人逆之於左氏例當言入不當言歸何故言歸乎

葬蔡桓侯杜氏云稱侯蓋謬誤豈非不知而作者邪讀聖人所爲書已所不曉因以爲謬矣茍非不知而作何以及此

春秋權衡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權衡卷三

宋 劉敞 撰

莊公

元年正月左氏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非也此年三月文姜始遜於齊此時未出何故不即位原傳此意當為文姜與桓俱行未有至文故云出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文姜弒君自絕於魯莊公何故不忍即位乎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

忘文姜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遜於齊乎實說桓公薨于齊禍起於文姜而成於齊侯而死於彭生魯人知彭生之殺公而不知齊侯之怒公故於赴齊曰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則以謂怨已報矣久之事泄乃始責讓文姜文姜用是遜于齊也若桓公之喪獨歸文姜不隨則魯人固以知文姜之殺其君何有獨請於齊誅彭生而已又何能遷延明年三月乃始責文姜而出之

夫人孫于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杜氏云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冝與齊絶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非也尋左氏之意似云魯絶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尋杜氏之意則云文姜絶齊不以爲親乃中禮杜氏非也夫文姜親弒其君今事覺出走假令不奔齊猶不足以自贖春秋豈爲此示法哉今復有一文姜通其凡弟謀殺其夫而出奔異國者寧可爲禮邪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即位欲一見之

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況文姜之罪大絶不爲親何嫌於義哉

單伯送王姬杜氏云命魯爲主故單伯不稱使也非也若命魯爲主單伯稱使以見王命之來乃冝矣不稱使非義也又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單伯則爲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

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爲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於單伯也屬會於單伯單伯非周人審矣

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云爲外禮也非也爲讎主婚而不知辭乃以築外自誣曰我庶幾得禮哉是何足以言禮也按公羊以爲主王婚者必改築則館爲王姬之舍矣而據杜氏之說則館爲親迎之所二者雖所見不同竊以謂如公羊之說是何者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其道必爲之改築此理之必然者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云襃稱其德也非也若實然者王何以去天乎

王姬歸于齊杜云不書逆公不與接非也若不與接則向者何得云慮其親迎築館於外乎築館於外本慮其親迎故避廟中相接耳非都不與接也如實都不與接則慮其親迎築館於外之說為虛如慮其親迎築館於外之說為實則公不與接之說為謬

三年溺會齊侯伐衛左氏云疾之也杜云疾其專命非

也若專命者固應如公子豫之例不書于經矣公子豫何以都不書溺何以書名而去氏賞罰不可知誰能通之哉柔會宋公非專命也俠卒非專命也又何以不氏邪如本自當不氏何以獨謂溺專命邪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杜氏曰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非也紀國未滅紀侯去之勢不得言滅非爲季也又曰不見迫逐故不言奔亦非也若不見迫逐何故去乎所以去者正爲齊所迫耳又曰大去者不返之辭亦

非也大去即奔耳義有所詭故曰大去非大去之外別有奔也

齊侯葬紀伯姬杜云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以紀國夫人禮葬之如杜此說謂春秋褒齊得禮也非也逐人之君葬其夫人此正春秋所貶者何謂以崇厚義固若此乎凡葬者臣子之事也稱齊侯葬伯姬其貶已見矣

五年郳犂來來朝左氏曰名未王命也若然則未王命

者當名何以儀父不名乎若曰儀父與公盟繼好息民故字以貴之則來朝者豈不欲繼好息民乎獨不貴之何哉豈謂朝者不如盟者乎且禮諸侯有朝禮無盟禮則朝宜受褒過於盟今反不及盟乎

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杜云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者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非也當是時公親納朔朔之入國公所親也假令衛不來告史猶自書之也何待衛告哉且衛人惡朔而諸侯强納之其赴於諸侯固當從諸

侯納之之例以歸為文明此諸侯之力也何敢忘諸侯之力而以國逆誣諸侯哉且令朔懼失衆心故改歸為入者徒足以罔諸侯耳何足以結衆心乎衆心之得失不在於改歸為入也設令以入赴諸侯而能使衆心安之猶有可諉今雖以入赴諸侯實無預於得衆心也衛又何為忘諸侯納己之恵改歸為入乎用此言之歸不主於諸侯入不主於國逆故使其説錯亂而不可訓曉者也

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又朔比衍黔牟比剽兩兩相似而左氏君剽而退黔牟存朔而絶衎賞罰無章莫此甚焉

七年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非也吾於穀梁旣言之矣

無麥苗左氏曰不害嘉穀也非也大水無麥苗此聖人

為記災而書耳言其不害嘉穀何益於敎乎且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今不害嘉穀是水不為災也水不為災不應書大水也大水矣無苗麥矣而猶謂不害嘉穀罔也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非也凡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治兵非其時何以為禮乎且若中禮是則常事爾亦何足書乎又言於廟夫廟中嚴矣非

治兵之地也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焉習號令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又郎者魯邑師次于邑則其無廟明是爲已次于郎又復入城治兵于廟者乎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左氏曰齊無君也杜氏曰大夫非一故不稱名非也大夫雖衆固應名其貴者一人而已經曰及諸侯晉大夫盟豈晉國大夫皆在邪

齊小白入于齊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云

小白既定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未必然也
夏伐齊納糾八月復戰耳何必一事乎又曰不言公敗
諱之亦非也春秋記內戰惟此不諱敗當言不諱敗之
由不當言諱敗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杜云公子爲賊亂則書非也子糾豈
賊亂者乎又曰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
仲亦非也此乃仲尼之意時史豈暇爲之哉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左氏曰戰于長勺曹劌請見云

云杜氏曰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非也傳本說皆陳曰戰未陣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雖復鼔之有先後亦何謂之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乎要是傳所據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耳不足以爲據

齊師宋師次于郎杜氏曰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蔇之盟義與長勺同長勺之傳曰齊師伐我杜氏曰不書侵伐齊背蔇之盟我有辭皆非也凡諸侯爲盟不曰繼好

息民乎今春盟于蔇夏公伐齊秋與戰其背盟多矣且蔇之盟齊大夫之盟也長勺之師齊桓之師也公與齊桓怨雠已深責齊背盟非事之理也且謂我有辭則不書侵伐乎我無辭宜書侵伐矣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魯有何辭而不書宋侵伐邪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將歸之戍非所得罪於魯魯無故背檉之盟要而敗之然亦無侵伐之文安知長勺之敗非偃之敗也長勺之敗不書侵伐謂有辭可也偃之

敗不書侵伐謂之有辭可乎今吾試謂長勺真偃也偃真長勺也有以辨之乎茍無以辨何得謂我有辭則不書侵伐乎

荆敗楚師于莘杜氏曰楚始通上國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非也楚來告命茍不言將帥當如何爲告命之辭乎無告命則已若有告命勢不能無言將帥也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杜氏曰不書齊侯逆不見公非也

魯為王主婚若齊侯來逆女而公輒不見何謂主婚矣乃常事自不書者也

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杜氏云仇牧書名無善可褒非也吾於孔父既言之矣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杜氏曰齊辛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非也本單伯者魯之孤也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

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旣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彼見春秋記外之盟會無分别主會之人者唯魯公及大夫會之則分别焉左氏旣誤以單伯爲周大夫杜氏因爲之飾説欲證單伯使必爲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觧經之體也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氏曰齊始霸也非也凡霸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

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國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爲諸侯主矣

十六年同盟于幽杜氏云言同者服異也按春秋書同盟者凡十餘或服異或未嘗服異大約相半若一以服異鮮之則不可通者多清丘斷道之類是矣此吾所不曉也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杜云不稱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執稱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執不可稱行人也

稱行人欲以明使與非使非以正有罪與無罪也鄭詹之不稱行人猶蔡仲之不稱行人也不得以行人爲鮮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非也杜云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戎來侵魯必有兵衆魯何由不知其來不見其來乎若戎能傅羽翼不踐地忽然從空而下魯可不知耳若但旅進旅退魯無緣不知也凡事有害於義有耻於國諱之可也戎狄無義以侵伐爲常魯安得耻之而安得諱之郎之戰不

言侵伐以爲我有辭也今此不言侵伐又以爲諱之也若實我有辭乎實諱之乎戰與追之一也不言其伐而言戰與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異而相反若此哉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杜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然則杜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爲是不得云本非魯

公意而失滕陳之好也以爲非不得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結權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權也安社稷利國家專之爲可令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命矣輩溺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今何故不貶其族也然則杜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不決難以教後世矣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左氏曰殺其太子杜云

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皆非也陳若惡之自不以告諸侯矣且苟殺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此豈非教之所存文之所害而可示勸戒者邪其即用舊史何哉

及齊高傒盟于防杜氏曰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非也齊桓雖欲謙下諸侯寧將謂魯人曰吾請以貴大夫從子微者盟乎此理之不然者則實公盟也所謂卿不可會公侯故沒公爾齊

桓必不故遣其貴大夫從魯徵者盟亦不請魯遣徵者與其貴大夫盟以邀謙巽之名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杜云祭叔爲祭公來聘非也此乃祭叔使人來聘耳祭叔無臣故不得言使人也若曰祭叔爲祭公來聘雖不言使而叔稱已尊非祭公所宜也

荆人來聘杜云不書荆子使某來聘者楚始通未成禮非也若楚禮不備妨於聘爾稱荆子使某人者此魯國史氏所當書也彼來使者豈其自稱荆子使某人乎

蕭叔朝公杜云叔者蕭君名非也郳蕭同是附庸郳與魯盟得褒稱字蕭來朝公猶不免名何哉且叔之為字可不疑矣專以名觧不亦泥乎凡春秋褒貶自有輕重聖人所以教後世賞罰也若盟而蒙加等之賞朝而無勞來之意則賞罰已亂於春秋何能教人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云禮也非也若其當禮則常事爾法當不書書之是非常者也

丁丑夫人姜氏入杜氏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非也

即朝廟何以不書至自齊乎文姜初歸書至自齊此朝廟之文也哀姜歸寧而復書至自齊亦致廟之文也凡公行而書至皆告廟者也無有言入言入非告於廟之意矣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云嘉之故不名非也諸侯相聘常事耳亦何可嘉而不名乎蓋疑書女叔有若字者因爲此説爾若使諸侯其卿大夫來聘輒受一褒春秋之中來聘魯者不可勝紀則何不一一褒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於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儻夏禮與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説繆矣春秋所以書者葢譏其不鼓于廟朝而鼓于社又用牲耳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氏曰非禮也原仲季

友之舊也杜云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故具見其事皆非也季友則莊公母弟度其年不能三十餘未嘗去魯何故得與陳國大夫有舊也且季友違禮逾國以葬其故人事非公命應如公子豫不書于策不然則如叔孫豹輩溺之類貶去其族今一無所貶何也且文稱公子友如陳此常使文也季友爲受命而行非自行也何以得貶之

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杜氏云實齊侯稱人者以賤

者告不地者史失之皆非也稱人則謂之從赴不地則謂之史失之如此無復有春秋矣何貴於仲尼之爲春秋也天王狩于河陽獨非晉諱召王以王狩告乎故春秋之作正襃貶是非而已襃貶是非之不能正而以謂之從赴亦不足已

築郿左氏曰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詩曰築室百堵百堵皆興鼛鼓弗勝不謂城邑也邑之與都相較無幾欲差邑與都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

又當殊而自都以上通以城名之何邪

大無麥禾左氏曰饑杜云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則未知魯何故饑邪水當曰水旱當曰旱蟲當曰螽數者不作無緣忽饑無饑而言大無麥禾此何故也以謂計食不足而後書之然則當云少麥禾不得云大無也夫不足者未盡之稱大無者已盡之稱仲尼豈於此錯亂之哉

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左氏云不時也非也廐有壞爛及

民之閑暇新之是也何害于出入馬乎杜云欲馬未入前修之如此固當在夏末秋初百姓未去田畝時也又當勞民妨其農時反謂之宜哉

紀叔姬卒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非也叔姬魯女死當有服禮宜録之不以賢也又諸侯雖失國謂之寓公寓公自繫其國而稱之此紀叔姬則寓公之妻繫紀常事耳又何見其執節守義乎

三十二年子般卒杜云先君未葬故不稱爵非也未逾年則不成君不成君則不稱爵苟逾年矣先君雖未葬固當君之苟未逾年先君雖已葬猶非君也君則爵之非君則不爵之所謂一年不二君也然則以年爲限否以先君葬爲限

公子慶父如齊杜云慶父殺子般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

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出欲以求援春秋當微著其罪不當徇賊子之志書如齊也又魯既無君慶父託事而出非公命審矣以左氏例考之非公命應不書書之應去其族不得一無所貶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左氏曰不書即位亂也杜云國亂不得成禮皆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子般卒則閔公立至今

已三月亂亦定矣言亂不得成禮非也且必若云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季子來歸杜氏曰齊侯許納故曰歸非也向者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子齊侯許之然則本復季子者公也季子前有位于國以左氏例考之應曰復歸不應曰歸也若以齊侯許納故得言歸向使魯獨召季子不因齊侯者用左氏例當云季子來入乎入不可施於季子來歸亦不緣齊侯也以此知左氏之例未可用也

齊仲孫來杜氏云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非也若仲孫無君命而來是私行也春秋豈宜賢之大夫而謀諸侯禮乎若以不稱齊侯使即自來者楚屈完豈亦因事私行者乎杜氏又謂仲孫者湫之字湫者仲孫之名不審湫者何氏乎春秋書人之字則不繫其氏乎邾儀父也原仲也蕭叔也蔡季也何以皆氏也

二年吉禘于莊公杜云時莊公别立廟非也此直就莊

公主耳即別立廟無緣不書

公薨杜氏曰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國惡矣諸稱公薨者皆時史之文仲尼因之也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爲職者也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宫中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以示於朝仲尼謂之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本當諱國惡者董狐不應明趙盾之罪以示朝衆也董狐明趙盾之罪

以示朝衆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國惡也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然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國惡者齊太史爲謬妄輕死干禮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爲左氏者皆以齊太史非謬妄輕死干禮之人守職之士也崔杼殺之虐也以崔杼殺齊太史爲虐齊太史又非謬妄輕死干禮之人是史不當諱國惡也齊晉皆大國史官皆良士見稱于聖賢以不諱國惡爲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

魯之史不諱國惡則所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也諱之史策舊文仲尼因之非也

寗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夫寗殖所謂諸侯之策則諸侯之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秋絕不言孫寗出君而云衛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復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史實書公弒仲尼改云薨魯史實書孫寗出君仲尼改云衛侯出奔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

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謂諱國惡爲史官之事是謂董狐非良史也古者非正直之臣亦不爲史公子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衞人命爲史焉史之以直爲職又可知矣

夫人姜氏孫于邾杜氏曰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非也文姜殺其夫哀姜殺其子罪有輕重故文不得一不爲分别其内淫與外淫也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以文姜爲内淫哀姜爲外淫是亂内外之實矣昭公取于吴諱

同姓謂之孟子匿其氏也以文姜淫其兄則不稱姜氏是春秋爲齊襄公諱同姓也夫弒君之賊而援吳孟子之意諱其同姓而已何春秋不知類而擬人失其倫乎

春秋權衡卷三